

# 家國集

苏金伞  
周启祥  
魏 魏

安徽文艺出版社

1227/5 64635

# 家園集

苏金伞  
周启祥  
魏巍

封面题签：魏巍  
封扉设计：师松龄  
题图尾画：  
责任编辑：曾德方

## 家 园 集

苏金伞 周启祥 魏巍

\*

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

(合肥市跃进路1号)

安徽省新华书店发行 安徽新华印刷厂印刷

\*

开本：787×1092 1/36 印张：5 $\frac{2}{9}$  捧页：3 字数：80,000

1986年5月第1版 1986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300

统一书号：10378·111 定价：1.00元

## 序

魏 瓜

今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四十周年。时间是个很厉害的东西，它可以把一切磨平。现在有些人，恐怕已经不知道法西斯为何物了。但是经历过那场战争的人，却深切体会到那是一次对人类命运攸关的战争，如果那场战争失败，全世界都会退入难以想象的黑暗时代。

中国的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一部分，而且是辉煌、伟大的一部分。当世界人民纪念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四十周年的时候，我们也要纪念，也要庆祝，因为中国人民是当之无愧的反法西斯的战士，反法西斯的英雄，他们为这场战争的胜利付出了高昂的代价并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因此，我们怀着高兴的心情，编了这本三人才集，作为对那个时代的一点纪念，对反法西斯战士的一点敬意。

苏金伞同志是我们诗坛的著名诗人。他年纪比

我和启祥大，写诗比我们早。大约在1925年，他的诗作就已经出现在创造社主办的《洪水》上。三十年代和四十年代，他曾发表过大量作品。这里收入本集的九篇诗，是他亲自从自己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的诗作中选来的。我捧读之后，再一次为作品的浓厚的诗意图所陶醉。他的诗感情深厚，诗味浓，富有形象。在他的诗里充溢着对农民和土地的深深的爱。

周启祥同志是我少年时代的朋友和诗友。我们在十五六岁时，就在一起切磋诗句了。我自家乡出走，于山西前线参加革命之后，他于1942年在河南也参加了地下党，长期在国统区和国民党部队中做地下工作。后来组织被破坏，他还被押到南京和杭州坐了几年监狱，直到杭州解放。现在他在河南大学任教。他在学生时期，就在报纸上主编过诗刊，抗日战争初期，又在西安的《国风日报》上主编过文艺副刊。1938年延安开展街头诗运动，他还把他的街头诗寄给我，我代他贴在延安街头。从三十年代后期直到四十年代初期，他写了大量诗作，发表在当时的报刊上。他的诗刻画了国统区广泛的社会生活。

本书题名《家园集》，不仅因为我们三人的家乡都在黄河南岸不远的地方，而且本书的大部分篇幅，是描绘抗战时期我们的家乡的，甚至可以说，

这些诗是我们家乡一页活生生的历史。其实，广泛地说，我们的家园就是祖国，我们的祖国就是家园。

可是，当这本集子编成的时候，却可以看到，在我们的笔下出现的是两幅完全不同的图画。一幅是战斗的，生气勃勃的，军民团结一致，意气风发的图画。人民群众尽管处在敌人残酷的烧杀劫掠之中，却透出一片生机，充分显示出一个民族奋力挣脱锁链的雄姿。而另一幅图画，却令人感到沮丧，政治依然象抗战前那样腐败，人民依然处在黑暗的重压之中，不仅抬不起头来，反而由于苛捐杂税，穷征暴敛，抓丁拉夫，特务统治，物价飞涨，苦难更为深重。那种重压就好象要斩断民族的最后一丝生机。这正是抗战期间两个地区——解放区和国民党统治区，两个战场——解放区战场和正面战场的鲜明对照。

金伞和启祥当时都生活在国民党统治区，由于他们的亲身经历，这些诗写得相当深刻，十分逼真。这种生活，直到抗日战争结束之后，并未结束。

例如，金伞的《冰雪季》：

壮年们都抓走了，  
剩下寡妇们，  
再也难以活下去。  
但是死又没门路：

河水结了冰；  
自裁没有剪刀；  
上吊没有绳子；  
井里——  
又被死尸填满。

剩下老太婆们，  
坐在纺车怀里冻僵了，  
手里还捏着棉花条。  
没人装殓，也没人埋葬，  
风在门外呜呜地哭着，  
算是她们唯一的亲人。

这首诗写得何等震人心魄！看了这样的诗足可以使你记忆一生。不是诗人故意写得这样凄绝，而是由于我们的家园的昨天确确实实就是这样的生活！

启祥同志在抗战开始前，就接触到农村破产的惨象：

村前有人剥树皮  
地里有人掘草根  
草根树皮都采光  
布谷哭死在山冈上

树根草根一扫光  
春风戏弄破衣裳  
妇孺脸上起乌云  
村村到处抬死人

抗战以后，由于启祥同志的丰富经历，他对当时中原大地的重重苦难，水灾、旱灾、蝗灾、兵灾，人民大众所受的压榨，国民党政权和军队的腐败，都作了真实而沉痛的描述。1942年，河南人民在天灾人祸中死了三百万人。大批农民逃往城市，倒毙在城市街头。启祥是这一可怕景象的目击者：

又一个灾民  
在我身边倒下去

先挣扎了一会儿  
嘴里喃喃着  
不清晰的“呓语”

随后，就慢慢地  
闭上了眼睛  
嘴里吐出一滩黄水

天呵，我要哭

哭不出声音  
泪水也变成鲜红的

——1942年：《灾荒图》

一九四二年的灾荒，的确是很严重的。华北解放区同样遭到灾荒的袭击。加上日本法西斯的残酷蚕食和“扫荡”，形势更为严重。然而，由于抗日民主政府强有力的领导，组织人民发展生产，自救互救，加上政府和军队增产节约，减轻人民负担，积极支援人民群众，终于度过了这一困难，并未发生过上述惨象。所以，什么是共产党，什么是国民党，什么是解放区，什么是国统区，1942年这一页历史最能说明问题。在国统区发生的事情，根本问题不是天灾，而是他们政治上的腐败。

启祥同志长期在国民党部队中作地下工作，对这种腐败情况知之甚详，所以在诗篇中对这支军队描绘得相当深刻：

它呵，走到哪里  
把奸淫虏掠  
带到哪里

它呵，走到哪里  
把大大小小的赌博场

开设到哪里

它呵，走到哪里  
妓院暗门一窝蜂似的  
也跟到哪里

还有，它的  
贩卖鸦片的走私机关  
也是随同行动的

以及附属的汽车队  
与京剧团……  
也都跟到哪里

它浩浩荡荡地  
开进  
贫困的农村里

农村再贫困  
它也有  
自己的花天酒地

1942年：《“国军”素描》

一支军队竟腐败到这种程度，真是令人难以想

象！然而这却是千真万确的事实。尽管国统区广大人民、国民党部队的广大官兵愿意抗战，可是由于以蒋介石为首的一些主要当权者采取的是消极抗战、积极反共，就把部队弄得意志消沉，政治越来越腐败。在启祥的诗作中，他还为国民党的基层政权——掌握生杀予夺大权的保甲长、特务们画了像，这些都是国民党那盘腐败机器上的产物，就不必细述了。

温习这段历史，再次使人感到两种不同地区对照之鲜明。实际上这是两个不同的党所执行的两条不同的抗战路线的必然结果。如果按照蒋介石的那条路线，怎么会有抗战的胜利呢？蒋介石本来不想抗战，在“西安事变”被迫抗战之后，仍然动摇摇。冯玉祥将军在他所著的《我所认识的蒋介石》一书中，曾记载了一件他亲身经历的事：南京失守前，蒋介石曾在一次最高国防会议上，把双手向左右一伸，大声嚷着，双手抖着说：“他们要抗战，硬把国家弄到这个样子！”一连喊了十几声，并且愈嚷声音愈大，有十几分钟没有一个人说话。这就是被奉为“抗战领袖”的那个人的真实情状。

伟大的抗日战争的历史已经证明：在那场战争中，真正的中流砥柱是中国共产党。从始至终，最坚决、最坚定地把全民族团结起来的是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才真正是中华民族的骨头和灵魂。这一点毫无疑问。今天，领导中国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

也必然是她，这也是毫无疑问的。

这就是这段历史最深刻的经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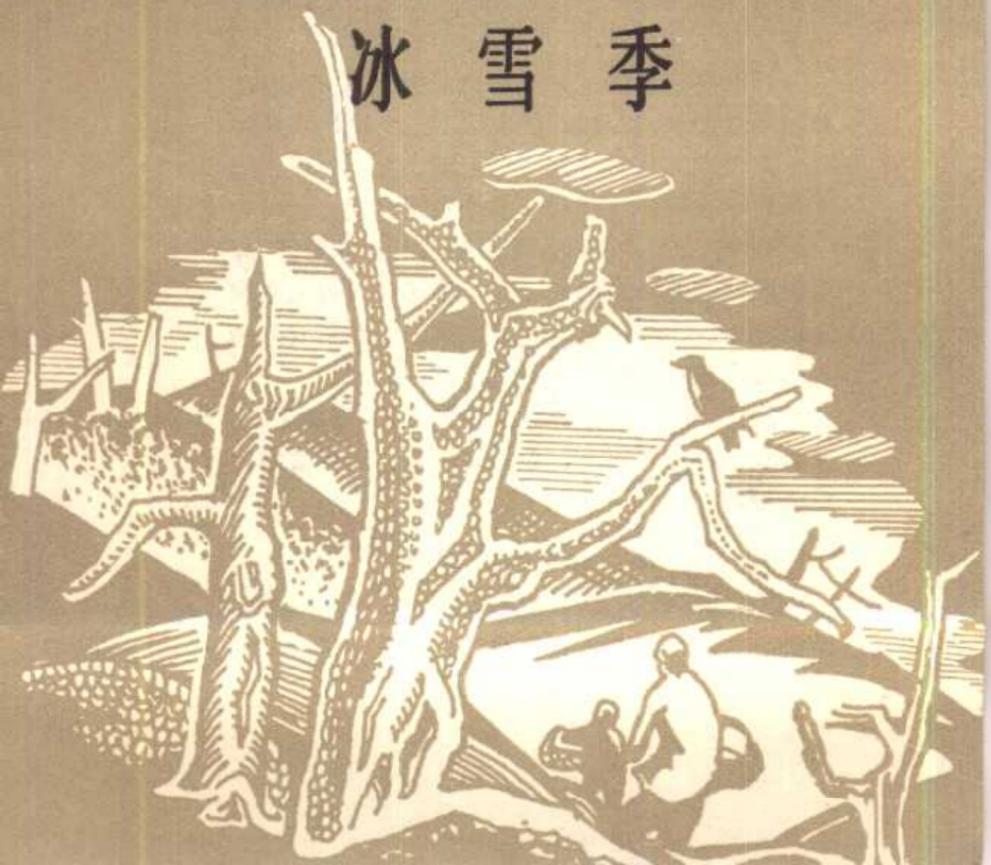
1985年6月8日于北京



苏金伞

1984 年 摄

# 冰 雪 季



## 作者小传

苏金伞，中共党员，现代著名诗人。1906年生，河南睢县人。1914年在本村上“国民小学”，1917年进城上高小；1920年考上省立开封第一师范。当“五四”爱国民主运动还在继续开展，新文学革命已取得成功，这时爱上了新诗，但对体育有更大的兴趣，1924年又转入河南体专。以后从事体育工作多年。

1926年在《洪水》上发表了第一篇作品。1928年被捕入狱，1929年出狱，三十年代才开始在《大公报》及其他大刊物上陆续发表诗作。四十年代发表较多，在创作上是最好时期。

1948年进入解放区，北平解放时作接管工作，后被调回，筹备河南文联。长期任河南省文联副主席职务。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思想解放，精神焕发，在诗创作上有新的突破。

先后出版的诗集有《无弦琴》、《地层下》、《窗外》、《入伍》、《鹁鸪鸟》、《苏金伞诗选》等。

## 目 录

序	魏巍	
冰 雪 季  苏金伞	我们不能逃走 ——写给农民	1
	大树	5
	当我从群山…… ——走出沦陷区	12
	农人的脊背	14
	天亮了，但仍然下着雨	16
	玉蜀黍	18
	法西斯的溃灭	20
	冰雪季	23
	黄河又回来啦	29

灾荒年代的风景线

周启祥

春天	33
布谷	35
风雨灾黎	36
泛滥	37
春讯	38
窗外	39
歌音	40
醒来	41
花草与哭声	42
黎明鸟啊	43
战云	44
摇醒	45
延安	47
——请在晚会上朗诵吧	
敌机翼下	50

灾 荒 年 代 的 风 景 线	寄	52
	——给敌后的魏巍同志	
	给W·T 二首	53
	亲爱的朋友	55
	饥饿	56
	——记一个少年	
	再来一个，怕挤不下	57
	从“互助说”与“生存说” 到“进化论”	59
	一个产业工人的家庭	60
	我深信	62
	我忘记了她的名字	64
	两种境界	66
希望	67	
“最深情的赞歌”及其他	68	
为啥？	70	